

郭叔一拐一拐进了城，腿疼，找女儿带着去医院看腿。

出门时，郭叔拿了根棍子杵着，想想又放下了，转身抱上四根红皮甘蔗，粗粗的甘蔗也能当拐棍用的。

甘蔗是郭婶种的。郭叔、郭婶的四个女儿都在城里工作，嫁人生子，孩子要人带，郭婶进了城，一家家带孩子，似乎没个尽头。郭婶周六回来，公交车一路通，方便。郭婶说是回家种菜，实际上是舍不得郭叔。郭婶种菜，顺带栽了墒甘蔗。郭叔打过岔，说：啃不动了，兴啥甘蔗？郭婶为之回了两个字：蠢呀！郭叔好久没回过村。

郭叔拖着甘蔗上公交，腿疼发软，甘蔗派上了用场，撑着站稳了。郭叔心中笑，想到了郭婶说的“蠢”字。

郭叔去了二女儿家，郭婶住二女儿家的。晚上四个女儿凑齐了，掀开裤脚看郭叔的腿，不红不肿的，郭叔说疼，疼得走不稳路。四个女儿一个个喊急，边安慰，边七嘴八舌出主意。二女儿说：网上挂了省立医院专家号。大女儿抢着说：我陪爸去看。其他三个女儿没抢的，都要上班，大姐是自由职业，方便些。

四个女儿围着郭叔说话，郭婶没闲着，她拿出郭叔抱来的甘蔗，一根根地削皮，四个女儿一家一根。郭婶边削边说：有福害腿，无福害嘴，少走几步，在城里歇几天。郭叔听这话，忙岔了和女儿的话头，说：害嘴没事，腿不能害，不能动，你种的菜和甘蔗还不被野猪拱了，蠢呀。说“蠢呀”两个字，郭叔加重了语气，算是报了一箭之仇。

郭婶白了郭叔一眼，四个女儿你瞅瞅我瞅瞅，陪着笑，爸、妈斗嘴挺好笑的。

郭婶不饶郭叔：年岁不饶人，七十三了，还当年轻人，野猪拱就拱了。

郭叔还没搭腔，四个女儿笑成了一团。

四女儿说：哈哈，好白菜让猪拱了。

三女儿说：不是，不是，是甜甘蔗让猪嚼了。

二女儿说：野猪才不管，老嫩一把拱。

大女儿止住笑，说：买条鲢子鱼，烧给爸吃，混过去。

大女儿说的是“七十三、八十四，阎王不请自己去”的老俗语，七十三是个“梗”，要“混”过去。

话陆地打住了，郭婶脸拉了下来，郭叔“哈哈”大笑，说：我不要混，腿不疼，我一抬步就跳过去了。

郭叔看中自己的腿，平时有个头痛脑热的，从不进医院，倒是腿疼主动进城，找女儿去大医院看哩。

第二天一早，郭叔由大女儿陪着去了医院，郭婶要一起去，郭叔不要，说了句：明就回。没头没脑的话，郭婶倒是听懂了。

有过预约，没费事郭叔就进了诊室。医生年轻，却是专家型的，对着郭叔的腿又是摸又是捏又是敲，让郭叔心暖，随后说：没大事，做个磁共振吧。郭叔高兴说：好好，只要能走。年轻医生开了个玩笑：吃点药，跑都行。

磁共振证实了年轻医生的话，有点小炎症，吃点药，就会好的。

当着大女儿的面，郭叔反复问医生：能走，能走吧？医生耐着心，说：能走，能走，越走越有劲呢。

郭叔瞅了大女儿一眼，说：害嘴没事，我就要好好的腿。大女儿心一软，爸奔波了一辈子，怎么也闲不下来，不能走怎行。

开了点药，郭叔就要回。大女儿劝吃过饭再走，郭叔执意要走，大女儿拗不过，打电话和妈说。郭婶叹了口气：走吧，走吧，长腿，随他。

大女儿开车，四十多公里，不久就到了家。郭叔连门都没进，就要去地里。农村人少，野物多了起来，郭叔要看看地里的菜和甘蔗可被野猪拱了吃了。

地里的菜长得好，绿油油的，虽是秋天，还是春天的景致。一墒甘蔗，整齐地指向天空，红皮绿叶很是好看。过去甘蔗存不住，有人偷砍，现在不稀罕了，物质丰富，没人动的。怕就怕野猪，一祸害一大片。

郭叔扳了根甘蔗，递给大女儿，说：又甜又嫩，不打药，不上化肥，好着呢。女儿咬了一口，果然甜汁涟涟，饱满。

郭叔钻进了甘蔗地，要大女儿给他拍段视频，说要发进微信群里。郭叔站得笔直，在甘蔗墒走来走去，还不时抬腿，说：好腿，好腿，站得住，走得动呢。

甘蔗随风，发出瑟瑟的声响，笔挺地站着，郭叔的大女儿心中突然涌起了一阵阵波涛——爸的腿是他的行动呢。

悄悄地对你说：郭叔的大女儿就是我。

回家兴园

一到星期六，七十岁的

K

月光城 小小说

看腿

张建军

（外一篇）

郭婶棍打不动，起早从省城回家兴园。女儿开车送，郭婶一口回绝：小炉不够炭钱，送啥。

郭婶乘公交车回，先到县城，再从县城乘公交，赶得巧两个小时到家，奔菜园地，田埂上的露水还没干。

郭婶的丈夫郭叔在家留守，郭叔不会种地，在集头上开个茶叶店，有的无的挣些钱，日子能过得去。郭叔茶叶做得久，集上和周边的人都从他处拿茶叶，省心得很。

郭婶和郭叔吵了一辈子，郭叔在家属横草不拿竖草不沾的人，大男人脾气。郭婶累，前心贴后心的累。郭叔逍遥，郭婶累时，他多捧着个杯子喝茶，还说这是他的业计。

儿女们在郭叔、郭婶的争吵中长大成人，羽翼丰满，陆续进了城。

城里的儿女们忙，郭婶进城帮忙，单留下郭叔。郭叔高兴，没人吵了，捧杯喝茶的时间也越来越长。

郭婶闲不住，周六、周日没啥子事，干脆回家兴园。

家里的田早没了，郭婶就在房前屋后开荒，一开一大片，种时令蔬菜，也种花草草。郭婶周六一早到，周日干一天，功夫花到了家，菜园就兴得好，一年四季都绿油油的。

郭婶兴园，郭叔从来不伸手，郭叔将茶喝得“嘶溜溜”的，郭婶来气，免不了和郭叔吵上几句，说：不伸手，结的辣椒、茄子还不照往嘴里送。郭叔嘴不饶人，说：不吃，我只吃肉。实际上郭婶种下的蔬菜，郭叔天天吃，屁股一磨就进了菜园，摘瓜、挖菜郭叔还是乐意干的。

房前屋后的地种熟了，不要花大工夫了，郭婶又想了方子，去野外开荒。如今荒地多了，过去寸土寸金，筛子大的地，都打破头抢着种，现在是能不种就不种，撂荒的地东一块西一块。

郭婶不种撂荒的地，虽是撂荒却是有主的，郭婶开荒，比如荒坡，比如机耕路的两边，比如机耕不到的角角落落。

郭叔和郭婶吵过，吵郭婶不该四处开荒，把房前屋后的园地种好就行了。郭叔和郭婶吵，还动员儿子、女儿和郭婶吵。理由是郭婶活干多了，气没处出，专和他吵嘴。

儿女们心疼妈，说过几次，没用，也就不说了。

郭婶开荒的地不仅仅是种

菜，也种山芋、玉米、甘蔗、花生、西瓜、甜瓜。原先兴不住的东西，现在尽管种，农村人少，物质丰富了，没人偷没人拿的。

郭婶时不时将田里兴种的新鲜货向城里捎，大筐小篮上公交，郭叔这还好，有时陪着郭婶往城里送，到儿女家，还会说上几句夸奖的话。

孙子辈们对瓜儿、甘蔗、玉米感兴趣，吵着要去采摘，郭婶高兴，周六又是拉又是拽，跟上了一串。孩子们见了果子兴奋，敲敲打打判断生熟，在地里打滚，和泥土亲得要命，家就热闹了一次又一次。

地多了，郭婶累不过来，郭叔仍是不下地，儿女们帮了几次忙，也不愿下深水，周六、周日总能找到借口。

园多园少，活还就是郭婶的。七十岁的郭婶不嫌累，兴园不辍，和郭叔的吵也不休止。

城里兴起了种菜热，田地格样画出了一块块地，叫城市菜园。

郭婶的儿子，租了块地，说是让郭婶种，周六周日就不要往家跑了。郭婶儿子的意思是郭婶喜欢种园，在城里有块地占手，不就行了。郭婶对这地爱不释手，手头家务事干完，就一头扎进小菜园，施肥、除草、速虫，一刻不闲着。小菜园的地比别人家种得好，人家来取经，郭婶回了两个字：用心。

小菜园没让郭婶收手，郭婶还是周六一早回家，连续两天地在地里忙活。郭婶的女儿和哥哥吵，说：租了地，反让妈更累了。哥说：没想到，真没想到。

七十岁的郭婶似乎越来越硬朗，地越种越有劲，和郭叔吵的劲头也越来越大。

秋天到了，郭婶扯藤拉瓜，竟收了三四十个老南瓜，一溜堆在堂屋里。郭叔拍了视频，发给儿子又拍给女儿，要他们开车回来拉。

郭叔不大吃南瓜，但这天蒸了一个，大口吃，说：好甜好甜。让郭婶拍了视频，发在家庭群里。郭婶说了句：老头子把南瓜汤当茶喝了。

郭婶继续兴园，秋地翻过了，要种油菜，说金黄的油菜花好看，嫁郭叔那年，油菜花开得最旺。

儿子对着郭婶撇撇嘴，说：没累够。女儿说：是和爸没吵够。

郭婶咂咂嘴：吵，吵一辈子了。郭叔说：不吵，太阳不偏西。